



世说故事

## 面子

□徐全庆



绘图 雅琦

王云山自称朋友遍天下。王云山很多所谓的朋友，其实只在一起喝过一两次酒，甚至只见过一次两面，但这并不影响王云山把他们称作朋友。

几个朋友在一起小聚，三两句话一过，王云山就说，这一段时间忙死了，喘气的空都没有。然后，王云山会停顿一下，等着朋友们问他，都忙什么呀？王云山就开始说自己怎么怎么忙。有时候，朋友们并不接他的话，但王云山也会主动说下去：某某领导非要请他吃饭；某某请一位重要人物办事，非要他作陪；某单位举办一项活动，特邀他为嘉宾；某外地朋友说很久没见面了，邀请他去玩……说完，王云山的脸上还现出无奈的表情，说，某某请喝茶，都已经是第三次了，他也没顾上去，对方还埋怨他架子大。王云山嘴里的某某，一般都是科长、主任、局长，有时甚至是县长，总之都是领导干部，偶有例外，也都是当地名流或企业老板。

新结识的朋友立刻仰起头看他，目光中满是崇敬，把他当成神仙般的人物了。有朋友对王云山说，他有一件事，能不能请他帮一下忙。王云山就说，这点小事，没问题，我回头和某某说一下。偶尔，他会立刻给某某打电话，说，我一哥们儿有件事，请你务必帮忙。挂了电话，王云山对朋友说，说好了，你回头去找某某，就说让我去的。虽然托他的事多数都办不成，不过王云山并不伤面子，现在的人，明明不想给他办事，也绝不会直说，都会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推托。

李保利的小孩想上某某小学，因为不在那个学区，李保利就找王云山帮忙。王云山说，没问题，我有一个朋友叫张鹏飞，是某局局长，和这个学校校长关系很好，回头我和他说一下，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。李保利和王云山虽然接触不多，认识却很长一段时间了，非要王云山和他一起去找张局长。为此，李保利还专门请王云山吃了顿饭。

王云山无奈，就带李保利去找张鹏飞。第一次去，张鹏飞不在，王云山对李保利说，过几天再来吧。

过了两天，李保利又拉着王云山去找张鹏飞，这次找着了。王云山就

对张鹏飞说，张局长，保利是我的好哥们儿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一定要帮忙哟。

张鹏飞笑笑说，老弟安排的事我敢不尽心？我现在就安排。说着他翻开电话本，找到那个校长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，可对方关机。张鹏飞说，他可能在开会吧，我明天再帮你联系。

再去找张鹏飞，那个校长的手机仍然关着。张鹏飞就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给那个校长写了一条短信，说有事请他帮忙，请他务必回复，写完，又给王云山、李保利看了一下，才给那校长发出去。然后他说，放心吧，一联系上他就给你办。

离开张鹏飞的办公室，王云山拍拍李保利的肩膀，说，别着急，我安排的事，张鹏飞一定会放在心上的。

可李保利着急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能不急吗？急也没办法，张鹏飞就是联系不上那校长。

眨眼间就开学了，无奈，李保利让孩子上了另一所小学。王云山对李保利说，张鹏飞已经尽力了，他每天都给那校长打好几遍电话，可是那校长就是不开机，他也没办法。

张鹏飞单位的何庆龙和王云山也是朋友，经常在一起喝酒。有一次，王云山、李保利、何庆龙，还有其他几个人在一起吃饭，聊着聊着就聊到李保利小孩上学的事了。王云山说，保利沉不住气，再等两天，那校长就开机了。

何庆龙说，等也没用，这说明张局长根本没想给你办。今年有几个小孩上学的事他都办好了。

李保利说，他不是始终联系不上那校长吗？

何庆龙说，怎么可能呢？那校长有两部手机，平时用的那部开学前一直关机，还有一部一直开着，张鹏飞都是打那部手机。

何庆龙说这话时，就发现王云山的脸色异常难看。

从那以后，王云山还和张鹏飞称兄道弟，却与何庆龙绝了交。

有人问王云山，明明是张鹏飞不把你当朋友，你怎么生何庆龙的气呢？

王云山说，张鹏飞没让我在朋友面前丢面子，何庆龙让我丢了。



## 化解尴尬

□张新民

妻子是个细心人，细心到家里人谁用的碗、谁用的牙膏都不能出错。购物发票和各种收据她也会分门别类地用信封保存起来。

每年春节，我大学的几个同学都要聚一下，大家轮流做东。

今年轮到蒯大金家。妻子是个爱面子的人，这天特地穿了一身藏青色的毛呢套裙跟我去参加聚会。

蒯大金的儿子比较顽皮，一会儿爬到这个人的椅子上，一会儿动动那个人的筷子。

开饭了，我们几个男的都倒上白酒，女士们喝红酒，大家频频举杯，相互敬酒，气氛很热烈。

蒯大金的儿子也来凑热闹，端起可乐给叔叔阿姨们敬酒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自己站到了椅子上，伸手去夹对面盘子里的大虾，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。我妻子就坐在他旁边，酱色的可乐泼了妻子一身。大金妻子见状，连说对不起，忙拿毛巾给我妻子擦拭。蒯大金很恼火，大声吼着儿子：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！小家伙立刻大哭起来。大金妻子忙搂过孩子，不满地望了望大金。一时，全桌人都比较尴尬。我和妻子忙说，没关系，小孩子不小心。

接下来，桌上的气氛就有点儿沉闷。

妻子站起来，拿了个小盘，伸手去给孩子夹大虾。盘子拿回来时，她竟然把自己跟前的酒杯碰翻了，红红的液体流了一桌子。我忙起身拿抹布，妻子涨红了脸，连声道歉。大金妻子一边帮着擦桌子，一边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金笑着说，看来碰翻杯子也传染啊！全桌人都笑了起来。

饭桌上的气氛又活跃起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不禁埋怨妻子：小孩子毛手毛脚，你咋也那么不小心？

妻子没有反驳，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：你看我是那么不细心的人吗？



## 形象问题

□闫养民

老实说，我在单位同事眼里是个胸无大志的人，在单位干了快10年秘书了，还是原地踏步。

我自己倒没感觉有什么不好，老婆大人却坐不住了，总是循循善诱地劝导我：“你也不想，同样是当秘书，人家小刘提拔了，小赵高升了，就你一直挪不了窝儿，亏你还能坐得住！”

“咱得好好找找原因。你瞧你这麻杆身材，走道一摇三晃的，给人的印象就一点儿也不踏实、不稳重，没有一点儿官样！我看咱首先还得从形象上改变。”老婆眯缝着眼睛很坚定地说，“从明天起你得想办法长胖！”

说干就干，老婆大人从她8年的养猪生涯中悟出了长胖的方法，那就是多吃少动。

老婆大人动了真格的，那是一点儿也不含糊：我每天都得吃一定量的大鱼大肉还有鸡蛋牛奶什么的；晚上9点半上床睡觉雷打不动；



## “如来”物业

□佟才录

中。物业公司经理搔着秃脑壳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区长也在一旁好奇地问：“你们为何送物业公司锦旗啊？‘如来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我趁机对区长说：“区长您有所不知，我们这几户人家都住在顶楼，楼顶的防水不好，天一下雨，我们这几户人家屋里就都成了孙猴子的‘水帘洞’了。既然我们都成了住在‘水帘洞’里的‘孙猴子’，那物业不就是管着‘孙猴子’的‘如来佛祖’吗？……”

区长听后，脸色变了，扭头看了物业公司经理一眼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头也不回地上车走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几家的楼顶上就出现了维修工人的身影。我心里一乐，看来这住“水帘洞”的日子算是到头了。